

人生况味

我的老家叫山边

■赖瑞禹

我生长的村子，叫山边，周遭都是小丘，青青的，满是竹篁杂树。田呢，一层一层叠上去，直至山顶，终年都是嫩嫩的翠绿。你在村间漫步，看着眼前的山光水色，总觉得记忆深处映现出缕缕的光芒。

从前出村，得翻过尖仔尾山那段红土坡。一到雨天，满地红泥，简直没处下脚。赶上娶亲的日子，庄重穿鞋的新娘子与送亲的娘家人，到了这儿只好赤了脚，一脚深一脚浅的，翘翘起趋接近男家。这时候新娘子走进咱村里，大约要怨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了。可也怪，过了二三十年，当初的新娘要做婆婆了，说起这段路，反倒换了口气：“那红泥地软绵绵的，踩上去，倒像走红毯呢。”

人民公社那阵子，我们村是出了名的“丰粮村”。老队长人厚道，点子也多。田里的庄稼总长得比别村喜人。秋收分谷，一个人能得百来斤干谷，外村的人都眼红，这名气一直传到四乡里。稻子熟的时候，门前一望，遍野金黄，镀上朝晖或是夕霞，那色泽真叫人心里踏实。收割的日子，村里就热闹起来，大人弯腰割稻，抡起胳膊脱粒。孩子们呢，小手伸进油黑的软泥里，专心掏泥鳅。夜里，风凉凉的，月儿亮得很，孩子们聚在晒谷场上玩“救国”“过关”。那些释放童真的岁月，回想起来，竟也带着一种素朴的，快活的美气。

后来家家户户渐渐宽裕了，村邻们便把“起厝”看成是事业有成的标志。攒下点钱，头一件大事就是筹划盖新式

的小楼，经技术过硬的泥水师营造，新屋既结实又美观。如今，一栋一栋的小楼在村里俏立着。

村中那棵古榕，枝叶葱葱郁郁的，最打眼的是那络长长的榕须，也不知什么时候垂到地上，竟也长粗了，跟横出来的枝子连成一片，乍一看，像根柱子撑着，有种拙拙的、憨憨的庄严。逢着好天气，太阳从玉叶山头慢慢升起来，就给这满树的叶子镀上一层薄薄的金粉。我常常在这样的光景里发呆，觉得什么都变了，村邻不再是过去那种砍伐索取，而是在悉心打扮。

古榕像张着那把大伞，给一方小天地遮露挡雨。夏天，树下一片沁人的阴凉，是个避暑的好去处。那口明代的老井犹在，曾经是全村活命的源泉。粗朴的井盘，乱石砌的井壁，如今看着，还是那样真切，仿佛昨日才照过面似的。

“美丽山边”的架子，如今已经搭起来了。村里的祖厝重建落成，远山的横井凿通了，清水引到家家户户；废弃的社公池也清理得干干净净，清澈见底，“天光云影共徘徊”呢。眼下，古榕树下的“文化活动中心”已经落成。水泥地面平展展的，装了彩灯，添了娱乐设施，该是一道鲜亮的风景了。如今，社宫、水池、树木、花圃、菜园，由穿村的路聚成一个整体，也织进了我们这辈人的赤子情怀。这样的融合，不单是出钱出力，更是心里的东西投射出来的，就是这些意识里的东西，一代一代传下来，成了村子的灵魂。

岁月织锦

早春

■陈长荫

清晨上班，路过日日相见的青草地。经冬萧寒封锁，竟被春风唤醒，焕发出盎然生机。这蓬勃的生命力，让人感叹生命的顽强与隐忍，心底的萌思也如绿草般悄然萌发，心生欢喜。

这片青草地于信息楼后方，从楼上俯瞰，四四方方的模样像分割好的稻田，又似裹小脚的妇人，小碎步间藏着曼妙风姿。路边四周围着黄葛榕、三角梅、小叶榕，枝叶交织成线，将草地轻轻环抱，仿佛要将它藏进绿意深处。

初春的天空，如被打丁蜡般澄净；树叶则像釉了彩般多姿。站在护栏外的榕树下，晨光穿透薄灰云层，穿过疏落的枝丫，斑驳地洒在嫩绿的草叶，多彩的花叶上，也洒在脚下的大地上。榕叶随风飘落，翻飞盘旋后轻触地面，脆响如咬下威化饼，又似冰面初融的细碎声响。葛榕间，雀鸟“叽叽”“啾啾”“咕咕”的鸣唱交织错落，如原野上的轻歌，在心底筑巢，唤来春的气息。

近观草地，草卷草舒间尽显风情。青绿、青黄、嫩黄等深浅不一的色彩铺展错落，像自然调绘的画板，又似五彩地毯，向唯一的相思树延伸。入校十五载，我竟从未走近过这株树。

踏入草地，沿着鲜有人迹的弯

曲小径漫步，蛛网缀着晶莹水珠，在阳光下滚动；叶尖的小白花沾着雨露，圆润如明珠，似星辰，像刚出浴的美人。风渐紧，湿冷的空气裹着草木清香，清新又让人茫然而清醒。小径通向相思树，思绪随风飘荡，漫溯古今的爱恨悲欢，都在这春日晨风中轻轻漾开。

站在相思树树下，第一次近距离触碰它。它如温和的人，不急不躁，静静诉说着独处的寂寞与孤独。不知它是在等待故人，还是早已习惯独处。十五年来，它无树相伴，无人依靠，任凭风吹雨打，却在无人过问中愈发枝繁叶茂。人生大抵如此，单枪匹马时，唯有顺应接纳，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每一段旅程，方能在坚韧隐忍中，迎来新生。

脚踩树周松软的枯叶，轻响似踏雪，沁人心脾。晨光斜照，碎金般洒在树叶上，让绿意更浓。倚树而立，遥望草地，宛如千里江山图，浓淡交织，空灵悠远。绿意在缝隙间肆意蔓延，织成诗行。一只黑白鸟落在喷水管上，两只肥鸟在丛中踱步觅食，白蝶在花间翩跹，白茅随风轻摇，万般景致，尽得宁静致远。

走向篮球场，回望相思树，枝叶如骏马奔腾，轻风拂过，似在与我作别。春日的青草地，藏着生机与诗意，也藏着生命的力量，让人沉醉。

心灵驿站

我和我的发小

■卓越凡

我的老家叫“杏后”。村口有个孔庙，还有一个“郑成功焚青衣处”。当年郑成功在此烧掉青衣，拜了孔庙，就去抗清替母报仇了。今天说说记忆中与我玩出火花的年龄相仿的三个发小。

世啊与我同岁，却在学校高我一级。他家的两层洋楼，是童年里最鲜活的印记。巴洛克雕花与闽南特色相融，楼顶双狮争球、鹰蹶地球的额牌，刻着闽南人漂洋过海的执念。世啊的爷爷张赞丁，如无数闽南先辈般顺流而下，攒下积蓄后回乡建厝，以一座洋楼践行光宗耀祖的初心。

十几岁时，世啊随母、移居香港，我们自此断了联系，一晃47年。重逢时，他已是跨国公司CEO，他家乡音却未改。微信里，他总以“记得吗”开启记忆碎片：幼时那句“海啊，有扳头螺，你吃不吃”，稠稀的稀饭是苦难岁月里的奢望；田间烤番薯、北渠偷拔糖厂货船甘蔗、躲在太嬷床底躲避追债的惊慌，皆是刻在心底的旧时光。

故土乡情

故乡味道

■黄良

对于漂泊天涯的游子而言，故乡从来都不是一个宏大的词汇，它是清晨巷口飘来的炸油条香喷喷的气味，是傍晚屋顶升起袅袅炊烟，是流淌在血脉里，无论走多远都牵挂着的根。它不如大江壮阔，不似名城璀璨，不像豪宅堂皇，却以最朴素、最温柔的姿态，扎根在每个出外人心里最柔软的底层，成为生命里无法替代的精神坐标。在岁月流转中，故乡早已超越了地理界限和心理屏障，化作一段温热的记忆，一种深沉的情怀，静静守候着每一个背井离乡漂泊天涯的行人。

我总在异乡的深夜里，忽然想起故乡的模样。它没有繁华都市的霓虹闪烁，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拥挤，只有一道阡陌纵横的窄窄老街，以及庇护了一方百姓的妈祖娘娘，几棵伫立村口上百年的老榕树，还有一群唱着从唐代传承下来的“啾啾啾”“啾啾”“啾啾”南音的老人。那条老街，青石板被无数脚步磨得温润透亮，小巷窄窄曲折蜿蜒，像一本翻不完的线装册，藏着数不尽的童年趣事；那些老树，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，不仅见风抵如此，单枪匹马时，唯有顺应接纳，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每一段旅程，方能在坚韧隐忍中，迎来新生。

春日里，古坡南山坡的野花肆意绽放，风一吹，便带着泥土的清香漫过村庄，唤醒沉睡的大地，也唤醒心底最纯真的欢喜；夏日的夜晚，蝉鸣声声，摇着蒲扇坐在院子里，抬头

47年未见，他仍记得我是“游戏策划总监”，读书考试稳居前列。而世啊的母亲“和啊”，是村里出了名的和事老，1974年便托人从新加坡寄回2万元，为村里拉通电线，彻底告别煤油灯时代。赴港相见时，年近90的和啊已坐轮椅，姐姐两鬓染霜，可几十年的隔阂，在相视间烟消云散。

瓶子大名张海棠，比我高三四届，却靠留级与我同班，后又辍学回乡。老屋的黑板，见证了我們无拘无束的童年。他写字硕大，曾在黑板上写“七火包八火包，乱乱火包”，闽南语里“火包”是“吹牛”之意，逗得村民一头雾水。

那时日子清贫，我们却玩出无数花样：削番薯丝、偷拿家里油炒“薯条”；用煤油灯、纸皮做机壳、玻璃片制幻灯，投射着时代口号；当过赤脚医生，为村民医治烂手烂脚，赚一分两分的酬劳；他教我骑单车，摔得遍体鳞伤，轧死小鸡仔后，又一起买花生拜土地公求平安。

如今的瓶子，成了远近闻名的

就是满天繁星，月光温柔地洒在屋檐上，连晚风都带着清凉。蛙声与虫鸣交织在夜色里，构成了世间最动人的自然乐章；秋日丰收的季节，田地里翻着金色的浪，风吹庄稼，沙沙作响。家家户户的门口，晾晒着薄薄的地瓜干，藏着最踏实的喜悦，空气中满是五谷成熟的醇厚气息，那是大地最慷慨的馈赠；冬日的霜降下来，世界一片宁静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闲话家常，情意融融。窗外烈风凛冽，屋内灯火可亲，人间最安稳的幸福，大抵不过如此。

故乡的味道，是舌尖上最难忘的记忆。是母亲手做的糯软蒸碗糕，是街头小摊清晨刚出笼的包子馒头，是傍晚家里熬得浓稠的番薯米汤。那些味道不惊艳，却最熨帖人心，无论吃过多少山珍海味，都抵不过逢年过节时故乡一碗软糯爽口的马鲛鱼羹，一盘卤猪肘子，一粥一饭，藏着家人的牵挂；一菜一汤，裹着岁月的温馨。长大后才明白，我们怀念的不只是儿时味道，更是在食物背后的情怀，是家人的念叨，是时光的安详，是再也回不去的青涩岁月，是无论身在何处都念念不忘的人间烟火。

后来，我背着行囊离开故乡，去远方追逐梦想。帆船划着波涛驶离故乡的那一刻，身后的风景渐渐模糊，可心底的牵挂却愈发清晰。走过陌生的异国城市，见过他乡不同的风景，见识过世间的光怪陆离，也经历过深夜的孤独彷徨，却总在某个瞬间，被一个相似的乡音，一道熟悉的味道勾起丝丝缕缕

闽南鲁班，木工活样样拿手，唯独不会做棺材。他热心肠至极，村里红白喜事必有他的身影，乡邻总唤我“俺小的”，那份亲切，从未褪色。

臭啊正名张金满，比我大三四岁，是我童年的“启蒙教授”与救命恩人。年少时进山割草，他一路讲着鲜为人知的故事，惹得我们脸红心跳；山塘摸田螺时，我不慎往深水区陷去，众人未觉，唯有他及时将我拉至浅滩，挽回一条性命。

后来，臭啊与家人扎根厦大，成了厨王，后勤官，连校门保安见了都要敬礼。我每去厦门，必到沙坡尾他家，闽南河蟹海鲜、山珍海味摆满一桌，酒足饭饱打嗝而归，是独属于这份情谊的烟火滋味。

从杏后洋楼的旧岁，到厦大后厨的烟火，从47年的重逢，到乡野间的相伴。发小之情，是一起嬉戏、一起成长的默契，是跨越岁月、无关身份的亲近。那些藏在闽南乡野里的童年碎片，终将在记忆里熠熠生辉，成为一生珍贵的行囊。

乡愁。故乡就像一根无形的线，一头系着漂泊的我，一头拴着故土的家，无论身在天涯海角，这根线始终紧紧相连，从未断开。无论走得多远，飞得多高，只要想起故乡，心里就多了一份底气与安稳，仿佛身后永远有一盏灯，为我点亮；永远有一扇大门，为我敞开。

如今再回故乡，老街依旧旧照，老树仍然枝繁叶茂，只是时光悄悄改变了一些模样。曾经奔跑嬉戏的孩童渐渐长大，奔赴四方；辛勤劳作了一辈子的父母，已阴阳二隔；昔日热闹的小巷，多了几分岁月的沉静惆怅。可那份刻在心底的温柔，从未改变。巷口的老人依旧笑着打招呼，话语温和，笑容慈祥；院子里的花草依旧迎着阳光生长，生生不息；故乡的晨曦夕照，依旧是最治愈人心伤痛的力量，抚平所有疲惫与不堪，让漂泊的心瞬间找到归属。

树高千尺，落叶归根。故乡是起点，也是归宿。它藏着我们最纯真的童年，最温暖的时光，藏着我们所有的牵挂与眷恋，藏着一方水土独有的秉性与风骨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、一人一事，都化作生命里最珍贵的养分，无声滋养着我们的今生。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无论身在何方，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，是我们一生都走不出的梦寐，是魂牵梦绕、永远归依的精神家园。人生漫漫，“故乡”二字，便是人间最扎实的底气。

心海微澜

半日闲

■余金荣

午后本是惯常跑步的时辰，今日却忽然不愿匆匆赶路，只想缓步而行，走走停停，随心赏看。这般心思一落，周身便松快下来，筋骨也跟着慵懒了下来。

下楼丢垃圾时，放眼便蓦然怔住——不过一堵矮墙，竟隔出两重天地、两季光阴。墙内是酣畅淋漓的盛春，新叶铆着劲儿攀上枝头，浓绿染满庭院，风拂而过，满是草木清润的气息。墙外的路上，却被暮秋温柔拥裹，大叶榕金褐的老叶厚厚铺陈，踩上去沙沙轻响，裹着一派沉静的苍茫。

同一片天光，同一阵穿堂微风，却在一墙之间，撞出这般奇妙的景致反差。立在墙根，左一步是春的蓬勃盛放，右一步是秋的安然谢幕，短短半米之隔，竟跨越了半载流年。

沿沿海路徐徐前行，跑步的人从我身侧匆匆掠过，我便是这路上最闲散的行人。慢自有慢的意趣，哪株行道树绿得正好，哪树枝头缀了繁花，都看得明明白白。风软而不燥，日光温煦，这样的暮春时节，本该好好虚度。

行至海湾滩涂，才惊觉往日总是奔跑而过，从未驻足细赏。今日偷得半日清闲，恰好慢慢走近，好好端详。

潮水渐渐退去，滩涂袒露在淡淡的云影之中。成片红树林郁郁青青，静立在泥泞之间，不张扬，不争抢，只默默守着湾岸。深褐的树干或虬曲苍劲，或挺拔舒展，满冠翠叶织就一道连绵的绿障。风拂叶动，簌簌轻响，似与大海低声私语。凑近细看，细长的胎生苗自枝头垂落，坠入软泥便稳稳扎根，顶着嫩绿的新叶在风里轻摇。无人栽种，无人浇灌，它们便

这般生生不息，一代又一代，守着这片湾岸。滩涂上的水洼映着云影林光，招

潮蟹在根须间匆匆穿行，细碎足迹藏着湿地鲜活的生机。远处几艘旧船静卧滩，布幔轻覆，在潮声里静候岁月流转。

伫立片刻，忽然懂得，天地默然不语，却将最坚韧的生机，尽数藏进了这咸湿的泥泞之中。

晃悠悠行至通海公园，春意融融，游人三三两两，闲适自在。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铺就野餐垫，鲜果点心散落一地，她柔声叮嘱孩子慢慢吃，温软的话语随风入耳，我不禁莞尔——今日的我，不正是如此吗？慢慢品赏这暮春光，慢慢享用这半日清闲。

拐入一旁小径，一树淡紫骤然撞入眼帘，有青年正驻足拍照。走近才知，是苦槛花开了。淡紫花穗簇立枝头，不艳不烈，浅香幽幽，如春风揉碎的烟霞，轻笼在嫩绿新叶之间。风起时，花瓣簌簌飘落，不慌不忙，铺就一层轻柔的紫绒。疏枝斜向云天，新开嫩润欲滴，与紫花相映，清寂又鲜活。古人云，槐花开尽春事了，想来这漫天轻扬的花雨，便是春天最后的温柔絮语了。

平日常早出晚归，郊区市区两头奔忙，总是匆匆赶路，匆匆上课，匆匆炊饭，匆匆赴会，何曾有过这般从容的步调。今日才知，慢下来的时光这般动人——缓缓看景，缓缓归去。行至红绿灯路口，我立在这一侧，抬眼望去，先生正在对面，笑盈盈地望着我。

归途之上，天边染了几缕淡红晚霞，轻柔而舒缓。路灯次第亮起，路边的吊兰翠色发亮，我才惊觉，平日三十分钟的跑步路程，今日竟慢慢悠悠走了两个时辰。

原来时光从不怕细细消磨，当你放慢脚步，它便也温柔流淌，每一刻都安稳清晰。那些曾被匆匆掠过的风景，始终静静伫立在原地，只等我们肯停下脚步，好好与它相逢。

情思继续

一对年轻的夫妻，穿着时尚并肩前行，举手投足间从容而惬意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身后跟着约两岁的小男孩，小小的身影努力地拖着一个塑料袋，袋子在水泥地面上划过，发出“咣咣”的声响。每走到一个垃圾桶旁，他们都会停下脚步，仔细翻找一番，当找到空瓶子，父亲会弯腰，将瓶子递给小男孩，小男孩认真地接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袋里。这看似略显滑稽的场景，却让我领悟，这对夫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，为孩子开启认识生活的大门。在这简单的“捡瓶子”实践中，在幼小的心灵里，播下感恩与吃苦的种子。也许最后换来的不过几元，但这是孩子凭借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劳动成果，其意义远非金钱所能衡量。

老一辈人对于捡废品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执着。这种执着无关贫穷，而是岁月沉淀下来的习惯与情怀。看到地上的废纸箱、空瓶子，他们都会下意识地上意识地顺手捡起；在他们眼中，这小小的举动，既让环境变得更加整洁美观，又能当作一种日常的锻炼方式，活动筋骨。小区里一位驼背老人，每一步迈得艰难。她自制一辆简陋的小拉车，吃力地拉着满满的废品。每走上一小段路，她不得不停下来，大口喘着粗气，稍作休息后又继续赶路。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，她的身影显得如此单薄，却又如此独特。

然而，这略显沉重的画面里，总有温暖的瞬间让人动容。路过的好心人看到老人的艰难，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，有的帮忙推一把车，有的递上一瓶水，老人每次都会满怀感激地道谢。记得有一次正值晚高峰，学校门口车水马龙，老人在拉车途中不慎摔倒，小拉车翻倒在地，废品散落一地。周围全是车辆，若是平常，早就响起不耐烦的喇叭声。但那一刻，出人意料地安静。几个年轻人迅速从车上下来，他们快步走到老人身边，小心翼翼地帮老人扶起，确认老人无恙后，又开始帮忙整理散落的废品，重新整齐地摆放在小拉车上，并用绳子捆绑得结实结实，最后贴心地将车拉到远离学校门口的安全地带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，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，爱，从未缺席。

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，命运似乎于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，智力发育不健全，她跟着母亲一起以捡废品为生。即便生活如此艰难，她对美的追求从未熄灭，在略显凌乱的头发上，插上一朵鲜艳的花。她爱穿白色的裙子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，那笑容纯洁而又充满活力，仿佛在告诉世界，生活虽苦，但她依然热爱。她的母亲，始终如一地陪伴在她身边，无论生活有多少艰难险阻，母亲的陪伴中，始终满是温柔与慈爱，一种毫无保留、无条件的爱，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女儿前行的道路。

这些故事都和捡废品有关，生活的缩影，看似平凡无奇，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。生活中处处洋溢着爱与关怀，陌生人之间的善意相助，人与人之间不离不弃地陪伴，给予我们温暖与力量。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时，怀揣着希望与勇气，坚定地走下去，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，珍惜每一个温暖的瞬间。

活着，有苦涩，却一直美好地存在。

